

2025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科目考研真题

科目：712 文学基础

@【一往文学考研】整理

古代文学

一、简答（每题10分，共30分）

- 1.《古诗十九首》的艺术成就
- 2.韩愈、柳宗元古文运动理论主张
- 3.《金瓶梅》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贡献

二、论述(每题20分，共40分)

- 1.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曰：“故其叙情怨，则郁伊而易感；述离居，则怆快而难怀；论山水，则循声而得貌；言节候，则披文而见时。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，马扬沿波而得奇，其衣被词人，非一代也”。谈谈对这段话的认识。
- 2.袁枚《随园诗话》：“诗者，各人之性情耳，与唐宋无与也。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，是己之胸中，有已亡之国号，而无自得之性情，于诗之本旨已失矣”。

现当代文学

一、简答(每题10分，共30分)

- 1.20世纪20年代，问题小说出现原因
- 2.朦胧诗的形成过程

3.池莉小说特点

二.论述(20分每题共20分)

鲁迅小说中的悲剧表现特色

外国文学

一、简答(每题10分，共10分)

沙恭达罗(《沙恭达罗》)形象

二.论述(每题20分，共20分)

结合作家作品，阐述19世纪前期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

科目：817 文学理论与批评

@【一往文学考研】整理

一、名词解释(每小题5分，共20分)

1.圆形人物

2.意识形态

3.文学母题

4.文学鉴赏中的共鸣

二、简答(每小题10分，共40分)

1.举例说明期待视野体现在哪几个方面？

2.举例说明情感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

3.简述当代文学生产的快餐化倾向

4.举例说明文学表达人的内心世界的方法或者途

三、论述(每小题20分，共40分)

1.论述网络文学的二律背反现象

2.王廷相《与郑阶夫子论读书》云:言征实则寡余味也，情直致而难动物也，故示以意象，使人思而咀之，感而契之，邈哉深矣，此诗之大致也
请论述这段话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意义或启示

四、文学评论(50分)

月亮宴

张炜

小果园的老爷爷一直在准备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他不告诉我们，可总会有人知道。大人们有时候想隐藏点什么，总也不能成功。老爷爷把一块腊肉放到一边，还把包得四四方方的点心扣在一个陶盆下面。我和壮壮偷着笑，忍不住想动动这些宝物。“把腊肉割下一半，藏到咱们林子的小窝里，再拿两块点心……”我们只是这样说，其实并没有做。

我们要等等看。壮壮告诉我，爷爷要去看他的老友了，那也是一个看园子的老头儿，独自住在一个小泥屋中。“他们要凑在一块儿好好喝一场酒，不过这边得留下一个人看家。”壮壮说。我说：“这里也没什么东西了，果子全摘了，屋门锁上就好，顶多留下花斑狗。”花斑狗大概听清了我的话，回头瞪了我一眼。壮壮摇头说：“葡萄还剩一点儿，再就是几垄菜地。”

“我考考你俩，月亮什么时候最圆？”老爷爷问我们，却笑咪咪地看着花斑狗。壮壮说：“十五日晚上。”我加一句：“十六日晚上。”

老爷爷眯着眼：“就是这一天我要去赴宴，你俩替我看着园子吧。回来有赏物。”“赏什么？”我刚问，壮壮就抢答：“一把毛栗子。”老人沉下脸说：“还有‘海锥’哩！”“海锥”是比花生米还要小的一种海螺，有一种特别的鲜味儿。我咂咂嘴，老爷爷以为我们答应了，高兴起来。

我和壮壮可不甘心。眼睁睁地看着他一个人去那么好的地方，而且是“赴宴”，真馋人。我对壮壮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去过宴！”壮壮说：“我也没有！”

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到了那个夜晚，我们要留下一个跟上一个，轮流去那儿！这个办法实在不错，老人也不会拒绝。最大的难题是后边去的人无法找到那个泥屋。我们提议老人早些把礼物送到老友那儿，先认一下路。谁知老人听了立刻摇头：“这可不行！我不能当晚空着手‘赴宴’哪，你们小孩子不懂！”

月亮越来越圆，老爷爷精神头儿更大了。我们缠着他讲故事，讲讲那个老友的故事。“我和那个朋友打年轻时就结交了，他一开始在海边看渔铺，再后来又看果园。谁住在小园子里都嫌孤单，可他不嫌。他这辈子就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连我这样的老友也顶多能和他玩上三五个钟头就离开。”壮壮问为什么？“客人待得太久，他会烦。”

老人看着天上的月亮：“我们喝酒，他会搬出最好的吃物，那里有谁也想不到的好东西！我们拉家常，骂人，下一会儿五子棋。下棋是他的绝活儿，听说是老狗獾教他的。他能讲不少海里的故事，因为看渔铺那些年结交了不少海里的精灵。冬天海边多冷啊，他穿了翻毛大衣，点上火炉，半夜里那些‘哈里哈气’的都来找他喝酒……”

“‘哈里哈气’是什么？”壮壮叫起来。

“嗯嗯，就是野物嘛！”老人抹抹嘴巴。

我问：“老狗獾？就是管住水渠两岸的那一只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是另一只年纪更大的，如果活着也有七八十岁了。这都是一些‘老山货’了。咱这一带跟那些上年纪的野物都这样叫，老兔子、老狐狸、老野狸子，都这么称呼。再狠的猎人也不会对‘老山货’下手，因为它们个个都有一手，人斗不过它们。老狗獾能躲闪枪子儿，能下五子棋，还能陪人喝一杯。”

我和壮壮笑起来。

“有一年初冬，海边上七个看渔铺的老人，外加三个看果园的老人，一共十个，都迷上了五子棋。他们当中下得最好的就是老狗獾的徒弟。老人们全跟他学习，拜他为师。为了报答师傅，其中一个老人送给他一盒鱼罐头，这是他儿子从城里捎给他的稀罕物件。老狗獾的徒弟一抬手扔了。这怎么比得上海边的新鲜吃物，他才看不上。”老人咂着湿漉漉的嘴巴，“月亮天，喝酒天！”

我想说外祖母那儿有最好的酒，但忍住了。

“老友那儿有不少烈酒。别人都用葡萄造甜酒，他能造有劲道的酒。有一回我连喝了几杯，结果给‘放挺’了，差点儿回不了家。”老人搓搓鼻子，看看壮壮。

壮壮小声告诉我：“‘放挺’了，就是仰躺在地上爬不起来！”

月亮终于圆了。老人扳着手指：“明儿替我看好园子啊！”

我和壮壮反对：“我们可不能让你自己去！你被‘放挺’了就糟了！”老人抄着手不吭气。我们一再坚持，他就说：“不能带上吵吵闹闹的孩子。”我们下了保证：“不说话总可以吧？”老人挠着头，勉强同意只带一个。

这个夜晚，我和老爷爷一起“赴宴”，壮壮和花斑狗留下。其实最后壮壮和花斑狗会远远地跟上。老爷爷用一个玉米皮编成的大提兜装上腊肉和点心，扛了枪，然后上路。那枪是做样子的，他每次出门都要背上它。

月亮升起来了。我们走向东北方，沿着一条时隐时现的小路往前。地上的马兰草引得我几次弯下腰，这些花儿实在太好看了。走了一会儿，树木稀疏了，羊茅草窠里不断有什么东西奔跑，并不怕人。“月亮天，撒欢天，人和野物全都一样。”他在前边咕哝。又走了一会儿，身后好像有个较大的野物，他几次停下步子，猫下腰看。我想笑——那是壮壮和花斑狗在尾随我们。

这条路真有点远，穿过柳林和槐林，又进入杂树林。矮矮的毛榛上缠了篱打碗花，蚂蚱不时从上面跳起来。女贞和水蜡树都结果了，野山药攀到了半腰。月光下静静开放的白花像野菊，走近了，才看出是紫菀。小虫子远远近近地鸣叫，更远处传来一只鸟的惊呼：“谁啊！谁啊！”老爷爷仰脸听了听，说：“如果是大黑天，我也不敢一个人走太远的路。”

前边是一片洋槐林，走出林子，马上看到了一片空地，地上长满了野麦草，草地中间是一行行葡萄架，架子北边是一幢不大的泥屋。大概这就是今夜要找的好地方了，我高兴极了。月光染得到处黄蒙蒙的。离园子近了，泥屋那儿传来一声咳嗽，接着又有个孩子的声音在喊：“来了啊！来了啊！”老爷爷朝我挤挤眼：“那是小梅在喊！”

一个瘦瘦的老人站在园门口。他的眼真亮，头发全白了。“孙子？”他看看我问。老爷爷把我拉到跟前介绍一番，老人摸了摸我的头。刚才呼叫的原来是一只鸟，黑色，像一只小喜鹊那么大，这就是“小梅”！“哈哈

哈！”它冲我笑了。我凑到它跟前：“小梅你好！”“你好！你好！”它连连回应。

两个老人进了泥屋，我只和小梅说话。它歪着头看我，长时间不吭一声，突然用粗嗓子骂了一句：“狗东西！”我一惊，退开一步，它却再次放声大笑起来。

泥屋前是一个爬满了凌霄和忍冬的藤萝架，扑鼻的花草香气从四周漫来。葡萄树下开满了千层菊，它今夜起劲地散发香气。离开藤萝远一点摆了一张白木桌，上面是盛满食物的碟子、汤罐和陶钵，还有果子、酒壶和几个小木盒。桌旁是五六个草墩，一看就知道还要等别的客人。馋人的气味，我的眼睛离不开桌子，让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。

这时，离我们不远处响起了杜鹃的叫声。两个老人低头从屋里往外搬东西，“小梅”却又一次大喊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我知道它说得一点没错：那是壮壮，不是杜鹃！我朝它做个威吓的手势，它才闭上了嘴巴。

我们坐在桌旁。瘦老人使劲抿着嘴，看看我和老爷爷。大概面对最好的吃物，他就是这副表情。他掀开了一个小木盒：“这个！”老爷爷小心地夹出一点嚼了嚼，说：“哎呀！”然后马上端起杯子。我明白，遇到太好吃的东西，必须赶紧用烈酒压一下，不然会受不了。我夹了一点放进嘴里：海蛤肉，有酒味儿，还有不知多么古怪的味儿，一丝丝辣，一丝丝麻，又臭又香。我心里咕咚壮壮，看看月亮，想着他这时在园子旁边眼巴巴看着，真替他难过。

两个老人慢慢地吮酒，一股香气漫开来，让离酒桌不远的小梅不安起来。它在木杆上踱步，踱了好几个来回，发出老人一样的声音：“哼哼！哼哼！”瘦老人听到了，伸着筷子指点它说：“一见家长喝酒就这样！”老爷爷放了筷子问：“你家‘小胡来’去哪了？”“一会儿回，不等。”我想“小胡来”可能是瘦老人身边的孩子，桌旁的一个草墩肯定是为他留的。

杜鹃又叫起来。瘦老人说：“今夜，什么野物都迎着酒气赶来了。园子四周都有，它们伏在地上，趴在树上，暗中瞅着咱们大吃大喝。”我偷着发笑。瘦老人又说：“窖里的酒留给自己和老哥；后园里还有些散酒，那是留给野物的。不客气讲，老伙计，我在这林子和野地里可有不少朋友！所以每年里都要造上好几坛酒，有人以为全都用来跟海边换大鱼的，其实可不一定……”

瘦老人话多了，一下下拍打老爷爷的肩膀。老爷爷一连饮了几盅，很快泪眼蒙蒙了，望着对面的老友。我顾不得吃东西，直眼看着他们。

“你带来的腊肉、点心，咱今晚不吃，还不是吃的时候。你知道啊，老伙计，我这人别的毛病没有，就是喜好捣弄吃物。我可不愿回大园子里吃食堂，咱要有自己一辈子的口福！”瘦老人说着，突然歪头对葡萄架那儿喊着，“是‘小胡来’吧？瞎磨蹭什么？你后边还有谁？快些过来！”

我愣怔了一下，腾地站起，老爷爷把我按到座位上。我看到一只黄色的大猫大步从树影里走出，一直向桌前走来。最让人吃惊的是，它身后好像刮了一阵风，很小的风，那是一只大鸟落在葡萄架上，然后轻轻跳下。老天，这是比猫还要大的一只猫头鹰，大脸圆眼，很胖，昂着头，迈着一双粗腿走过来。我不由得缩了一下身子，倚在老爷爷身边。

它们不紧不慢地跳上空着的两个草墩。因为猫头鹰就在我的邻座，我使劲躲闪，瘦老人就摆手：“不怕不怕，这是‘三喜’，老实孩子！”说着从桌上夹起什么放到它们跟前。它们不再张望，专心吃着东西。

老爷爷端着杯子向“小胡来”和“三喜”敬一下，一饮而尽，对我说：“它们都是我从小养大的，已经不淘气了，都是好人。”

瘦老人转过脸，过来抚了几下“三喜”的大背头，又刮了一下它的鼻子。黑硬的钩鼻给人一种恶狠狠的感觉，还有那锃亮的大圆眼，一转向我，就让我心上颤颤的。它的两条腿差不多有我的胳膊粗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猫头鹰的两条粗腿。“它有孝心，以前从外面回来都要带回一只仓鼠，后来才明白我是不吃这玩意的。我往它鼻子上抹了点酒，它抵一抵，摇摇晃晃走不稳路。它这就明白了，我和它是两码事。”

老爷爷哈哈大笑，从我身后伸手一边摸着猫头鹰，一边说：“‘小胡来’夜里蜷在老爷爷炕上睡，它身上火力足，冬天比灌满了热水的胶皮袋还管用！”

瘦老人回到自己的座位，默默地喝酒。我看看两个老人，真想学他们。我不敢喝。我发现邻座的“三喜”大口吃掉跟前的东西，两眼变得更亮了。它小心地看了我一次，用友爱的目光看瘦老人和旁边的猫。

杜鹃又叫了。小梅在木杆上来回踱步，低声骂了一句：“狗东西。”我已经吃得太多了，站起来，想和小梅谈一会儿。我问：“你不饿吗？”它停止踱步，说：“笑死人了！”“笑什么？”它看看空中的月亮，大声

说：“上网了！上网了！”我明白了，它喊的是海边的事。我摆摆手：“你错了，这会儿可不会上网！”

想不到瘦老人听到了，回头说：“小梅说得对，这么好的月亮天，打鱼人可闲不着。”

老爷爷附和着老友，从声音上可以知道，他已经喝多了。月亮升到了半空，从月色里看大树，看葡萄园，好像到处都伏着一只只大鸟。月光把猫头鹰的背头照得清清楚楚，从远一点看就像一个沉默寡言、很有威信的人，而且坐得很直。天不早了，杜鹃又叫了。这只杜鹃该走到酒桌跟前了。

可惜这时候一场酒宴真的要结束了。老爷爷站起，晃动着说：“老哥，我要回了，回了。我大概不能留下来下五子棋了。”

我马上扔下小梅去搀扶老爷爷。两个老人在告别，拍拍打打。老爷爷又去“小胡来”和“三喜”那儿拍拍打打。小梅高兴地唱起歌来，那歌很怪，仔细听了听，是半截拉网号子。

我搀着老爷爷走出园子。他伏在我肩膀上说：“今晚，我只差一点就被‘放挺’了！”

老爷爷拖着步子，身体沉极了。我相信自己一离开他，他一定会平躺在地上。我很快累得气喘吁吁，眼看就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一个人笑嘻嘻地出现了，从另一边搀住了老人。

当然，他就是那只“杜鹃”——壮壮。